

Beautiful Place, Beautiful Mind

Yale University

許詠瑤／醫學九十六級

在見習故事之前

Yale University 位在美國的 Connecticut State，於一七〇一年設立，前身為 Yale College，可說是歷史悠久的老字號學校，也因此孕育出了各方面優秀的人才。Yale 的校園相當漂亮，很有古典的美感，我在這裡碰到的人也都很親切，所以在這裡的生活非常的愉快。當初在選學校的時候，我第一個想要選的就是老字號的 Yale。既然是要見識美國的醫療之不同之處，在傳統的老學校應該可以看到一些不同之處，另一方面她的所在 New Haven 離 New York 很近，也因此旅遊非常方便，也符合我要到紐約玩的規劃（如果你問我，是的，這的確是絕大部分的理由），所以就沒有考慮其他學校。

暑期到 Yale 的見習行之有年，從八十八級一直到現在已經是第九年了，當初是 Yale 的鄭永齊教授和我們醫學院的黃前院長聊天聊到這樣的構想，他們一拍即合，於是就開始了這樣的 program，我們醫學院的學生也已經有不少受惠於這個計畫了。因為和 Yale 的合作已經很久了，所以幾乎沒有什麼繁雜的申請程序，我們只需要把學校指定的一些資料完成，再和對方的主任 Dr. Cui 保持聯絡，就幾乎沒有太大的問題。見習前大概和 Dr. Cui 以及他的秘書 Benita 來來回回了十多封 email，什麼小問題大概都連絡到了，也讓我感覺到他們是非常好的人。

我在六月二十六日從台灣抱著興奮的心情出發，先在紐約玩了幾天，在七月一日開始了這次為期四個禮拜的 program，見習結束之後又呆在紐約多玩了兩個禮拜。

我的見習故事

這次的見習主要有兩部分，一開始的兩個多禮拜我們在 Yale New Haven Hospital (YNHH) 的 Medical Oncology 病房，跟的 team 是一個 attending、一位 fellow、兩位 senior residents 和兩位 junior resident... 後面的一個多禮拜則是 West Haven Veterans Hospital (VA)，那裡沒有 Oncology 的病房，只有一個 oncology consult team，編制是一個 attending 和兩個 fellow，在 VA 主要是花時間在跟門診上面，和 YNHH 剛好互補。

YNHH Oncology Floor

在 Yale 的見習是 observational 的，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對病人作侵入性的措施，但是可以詢問病人以及作理學檢查。我們在 YNHH 的見習非常自由，主要是跟著醫師們 round，再加上自己挑病人

follow，以及參加他們的教學活動。

一天的行程從早上跟著大家round開始，完整的round結束往往快要到中午了，剩下的時間就自己挑的病人的狀況，看完病歷之後去和病人聊天，以及作身體檢查。病房每天早上的round非常仔細。這裡的round和台灣比較不一樣，在報告和討論病人的時候，往往不是大家單方面的attending報告，反而是由senior resident主導，讓第一線照顧的junior resident講出病人的狀況，以及接下來他的計畫。Attending通常只在必要的時候才會說話，以他的經驗發表看法，而對於病人的處置也不是由他一個人決定，而是在一致同意之後，才付諸執行。

在Yale的這幾個禮拜我們各自挑了一個病人來follow，我的病人是Ms. B，是個非常慈祥的老太太，和她相處的時間是我這次見習最懷念的一段。我們每天都會去看她的身體狀況如何，因為她入院的原因是吃的不好和腹瀉，所以一開始我們特別注意她的症狀有沒有好轉。所幸在入院之後沒多久，她的食慾、體重和精神都有好轉，就讓人放心一些。她是個很健談的人，我們和她什麼都聊，聊台灣，也聊New Haven；聊我們自己，也聊她的兒子女兒們。她把每一個照顧她的人都當作是她的朋友，不管是量血壓、抽血還是換藥，她總是快快乐樂的和護士醫生們聊天，開開小玩笑。住在病房的她好像很忙碌的樣子，每天空閒的時候都會有很多朋友打電話來關心她的情形，完全不像病人。

Ms. B入院了幾天之後開始要接受新的化療，我有點擔心他對於副作用有沒有辦法忍受，所以就用Macronadex查了這些藥物的副作用，特別留意她有沒有這些表現。雖然現在的化療的副作用普遍上不像以前的藥那麼強，但是不同的反應還是差異相當大，因此也很難說病人到底有沒有辦法容忍副作用的嚴重度。所幸Ms. B的體質不錯，打了藥物幾乎沒有任何的不舒服，

一樣談笑風生，看到她笑，我就放心多了。Ms. B知道我們人生地不熟，特別推薦了我們好幾家在New Haven的餐廳，也講到以前的New Haven是什麼模樣。我們每天的「聊天時間」就是天南地北都講，有的時候停頓了一下，她還會很可愛的邊想邊說，Let's see, what else can I tell you? 照顧她的junior resident後來跟我們說，請我們一定要去看Ms. B，因為她真的很喜歡跟我們聊天，我們馬上毫不思索的說，Sure, we will! 能夠和她聊天是多麼愉快的事情，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去呢？

在病房裡面我們大概是最輕鬆的，和我們對比最大的應該是我們team的兩個junior resident—Tannaz和Chenoye。來美國之前對美國醫師的印象是他們沒有台灣的醫師那麼忙碌，不過到Yale的呆了這一段時間之後，就發現之前的想法實在不太正確。她們跟台灣的intern或是resident一樣忙碌，每天都忙到連吃飯的時間都很少，幾乎很少看到他們好好的吃一頓飯，光是看病人寫病歷的時間就已經花費了整天的時間，每三天或四天就有一個班要值。就算是這樣，她們每天的progress note都不馬虎，從頭到尾詳細的寫出病人的complaints、physicals、和之後每一個問題的計畫等等，都記載的蠻詳盡的。在這樣忙碌的情形下，該做的事情她們並不會有所省略。

除了在病房以外，每天中午內科都舉辦有conference，每天有不同的題目，像是UGI bleeding、acute renal failure等等，這些課程是開始內科的住院醫師聽的，所以不會太難，都是一些很重要而基本的題目。我們如果中午沒有特別的事情，都會去聽這個課程。講者都盡量挑精華的地方講，省去旁枝末節，以大觀念為主。我很喜歡這些課程，因為一個小時就可以得到很多東西，聽到的觀念如果可以在病人身上驗證那就更好了。

除了內科的conference以外，每個禮拜都會有一次的grand

round和兩次的 attending round，後面的兩個禮拜我們還順便跟去了開給 oncology fellow 的課程，收穫不少。Grand round 的講者更是厲害了，他們在台上自信滿滿，氣勢十足，都把自己準備的東西講得非常清楚，而且在台下的老教授發問的時候，也可以對問題的內容娓娓道來，甚至還會提到像是「這個問題在一九八五年某某教授就有想到，發表在 X X 雜誌上，之後那幾年很多學者在鑽研這個問題」等等諸如此類的歷史，在我們這種不是專門在一個領域的人聽來，真是佩服不已。在這些教學活動裡面，我看到不同層次的教學觀念，其實他們很少講到困難的觀念，大部分都用很精簡的核心來跟大家介紹，所以整個聽起來很流暢，不會有難以吸收的感覺。在一個小時裡面要把一個題目交代清楚，需要的是更好的技巧和對题目的深切認知，把重點濃縮起來交給大家。這讓我深切體會到一教的多固然不簡單，教的少才是真正的大師風範。

在 VNH 的這兩個多禮拜，我看到了很多美國醫學的特點所在，包括他們的工作態度，和病人的互動，以及教學的功力；當然，最讓我難忘的還是和 Ned 相處的時光。

West Haven Veterans Hospital (VA) Oncology Consult team

我們見習的最後一個多禮拜轉移陣地到 VA Hospital。每天早上，我們都坐著接駁車到位於 West Haven VA Hospital。它相當於台灣的榮總，也就是說大部分的病人都是老兵，幾乎沒有女性病人。我們到醫院的時間如果比較早，走廊上的很多伯伯叔叔們都會豪爽地跟我們說：「Good morning doc!」我們也很高興的跟他們打招呼，整個醫院存在著一種異常爽朗的空氣。

我們在這裡的學習重點在於 oncology 以及 hematology 的門診。這裡的門診型態是這樣的：fellow 是第一線接觸病人的醫師，他們會先看病人，把過去的病史和這次的問題都釐清之後，再和

attending 討論，由他們一起和病人解釋目前的計畫。我們一人跟著一位 fellow 看門診，一起做理學檢查，再聽他們和 attending 一起討論病人的狀況。兩位 fellow 都會向病人介紹我們，並且詢問他們是否同意讓我們旁觀。大部分的病人聽到我們是台灣來的，都表示非常歡迎我們在旁邊看，一起學習。其中有一次，有一個病人走進來，他戴著一條項鍊，上面就是一個「腳字」，於是我很好奇的問他，而且自我介紹。他一聽到我是台灣來的就非常高興，因為他以前曾經是駐守在台灣的美軍，在林口呆了好幾年，還曾經騎著機車從台北一路到台南。在那個我還沒出生的年代應該不算是太稀奇的事情，但是就我在美國，聽到一個大伯這樣跟我說，的確是蠻有趣的。他很關心台灣的情形，也正計畫要再去台灣一次。我們聊到了無奈的兩岸情勢，聽的出來他真的是由衷的希望台灣不要被巨大的中國給併吞，我也只能跟他說：「Ya, I really really hope so, too.」聽到一個這麼關心台灣的朋友這樣講，我希望我們的願望都會成真。

跟診的收穫除了和病人聊聊天之外，這裡的 fellow 給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他們對於病人的態度都相當的好，理學檢查雖然不一定全部作，但都相當的紮實。有的時候他們需要一點時間看看舊的病歷，這時他們都會跟病人說明清楚現在的狀況，並且希望他們可以稍等；有的時候我們需要幫病人作一些比較不舒服一點的理學檢查，也都會好好的跟病人說明清楚才開始做。每個進來的病人可能都有一些特別的重點要檢查，但除了那些重點以外，基本的心音和呼吸音是一定要做的。讓我相當佩服的是，他們聽心音的技巧相當的好，有一些病人並沒有特別的心臟血管病史，但是他們並不會因此而忽略心臟血管系統的理學檢查，而是一樣仔細地聽心音，因此即使是一些不太容易聽的 murmur，也沒有被忽略掉。雖然只有限到三四次的門診，

但是他們認真的看診態度讓我非常欣賞。

VA Hospital是個單純的地方，雖然建築物沒有YNNH那麼豪華，我們在那裡呆的時間也比較短，但是我卻聽到、學到了很多平常聽不到的東西，下午等接駁車回New Haven的時候，往往還會聽到一群老兵在外面的椅子上聊天，說說男人自己的笑話，然後再一下子爆發出笑聲的情景。你會覺得這些老伯伯叔叔心思很單純，和老朋友在醫院外面的長椅聚一聚，就是最大的歡樂了。坐在旁邊的我，常常一起跟著發出會心的微笑。

故事之後的感想

這次的美國行，與其說是見習，倒不如說是親身體會美國人的工作文化態度，這是一般旅遊者沒有辦法看到的面向。美國的醫院環境以及人與人的互動，都根基於一些西方人與人相處的文化，也因此，如果我們要比較台灣和美國的醫學不同，就不能忽略文化的差異點。當然，這些我所感受到的特點有可能只是個人之間的差異，而不是整體美國文化和台灣文化的不同，但是我盡量忠實的把我所看到的呈現出來。這些特點台灣不是沒有，而是在程度上有些許差異。

人與人的互動

在美國的這一陣子，不論是在醫院見習或是在紐約旅行的日子，和人的互動感覺都和台灣不太一樣，他們很好禮，非常習慣在和你對話或是互動的時候說謝謝或對不起，或是很大方的微笑，這些小地方雖然不起眼，但是卻讓人感覺很舒服，生活也因此很愉快。早上到醫院，大家都會互道早安，有時也會問問彼此過的怎樣。回答也許千篇一律，但卻讓想要分享的人有一個機會可以和朋友聊聊自己的新鮮事或困難，我很喜歡這種互動的方法。由此也可以想見，醫師和病人之間在互動比較像是朋友關係，彼此之間會閒話家常，比較沒有距離。

專業性的建立和團隊的運作

除了好禮之外，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對於專業性的在意。醫師們只要早上到了醫院，每一個看起來都是精神奕奕，即使他們昨天值班，也不輕易顯露出疲憊。因為吃完午餐並沒有休息的習慣，所以他們一天工作的時數往往非常長，一個接著一個的探訪病人，寫病歷，當然也會疲倦，但是都盡量不讓別人看到。我覺得這和他們從青少年開始就在追求的自我形象很有關係，保持自己的形象是讓自己看起來很具專業性的重要一環，也因此他們特別重視。專業的概念不只存在於每個人的表現上面，同時也反映在同事與同事之間的信任上面。這是讓我印象很深刻的一點，在一個團隊裡面有attending、senior resident、intern一同照顧病人，和台灣比較不同的是，IC就已經開始擔任起監督的角色，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是和IC或intern一樣各自負責各自的病人，而是同一個病人有三個以上不同階層（從intern到IC到attending）的醫師照顧。也因此對於一個病人的處理，往往都是在round的時候經由大家的討論而決定，比較不是由attending下一個命令，底下的resident或intern照著作，反而attending或resident會說：“這是你的病人，你怎麼打算？” Intern的意見只要不是有太大的問題，都很受到尊重，也常常就是最後decide的決定，相較於台灣的運作制度，我在美國感覺到的是階級觀念比較不存在，大家彼此是以同事的身分在相處，也因此每一個人的意見都很重要。這樣的態度不只存在一個團隊裡面，各科的工作劃分也非常清楚，只要看片子就是Radiology的工作，親自照顧的醫師可能會自己看片子，但是都經常相信Radiology打的報告，因為信任Radiology的專業性，所以不會輕易質疑他們的判斷。

對醫師和醫療品質的維護

我認為這樣的互相尊重和重視專業性的表現，可以更回溯到對於人的基本尊重，這和西方人多讚美而少批評的文化是很一致的，如果我們看美國職業運動那種對選手的保護，就感覺的出來這種一脈相承的概念。事實上，在Yale有個規定，醫師在值班後的那一天中午就必須離開醫院，以避免工作過量，影響工作的品質和醫師的健康。如果工作還沒做完，就要交班拜託同事把它繼續完成；另外，美國也在推動醫師每週工作時數不得超過八小時的政策，這一方面是保護醫師，另一方面也是維持醫療的品質，畢竟人在很疲累的狀態下，想要把工作完成都來不及了，在更深的層面——例如對待病人的態度或病歷的完整度等等一定會打折扣，這對醫療絕對不是件好事。也因此，保護醫師就和保護運動選手的道理是一樣的，除了讓這個行業可以細水長流以外，最終還是對醫療和病人的最大尊重。

病人的參與

講了很多關於醫師的事情，其實就我觀察，美國和台灣醫療的最大差異反而是在病人。美國的病人對於自己的病情比較關心，對於自己的病史往往在腦袋裡都有很清楚的脈絡，自己在服用什麼藥物也比較有大的概念，這讓醫師在詢問病史的時候方便很多，避免了很多模糊不清的病史部分，也讓醫療團隊對於病人現在的狀況或服用的藥物更有掌握。在和病人討論病情的時候也比較不會有單方面灌輸，或是由醫師單方面做決定的現象出現。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我覺得和大眾的醫療知識水平有關，不知道是Andy Gold的衛教，或是網路上的資源所造成的貢獻，無論如何這方面一定有一些環節是值得學習的。

教學

Yale的教學資源蠻豐富的，禮拜一到五都有內科的Conference，每次針對不同的主題有專家演講，科部內也有attending round，每一個attending和大家討論自己的專長部分。這些大大小小的Conference或是round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教學都以「簡單扼要」為最終目標。一個round的內容一定是包羅萬象，在一個小時的時間裡面要怎麼簡化到實用而且精簡，我認為對講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有難度的一件事情。我有幸聽到的講者大部分都很優秀，很多都把資料整理的非常簡單扼要，並且在演講的時候用簡單的講法和比喻，把一些比較難懂的現象用日常生活的事件來作比喻，讓聽者可以很輕鬆的了解，這絕對是教學的終極目標。對於教學的掌握度，其實在我心裡起了不小的震撼，因為學術的傳承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醫療這個領域，要能培養出年輕的新一代醫師，沒有精要的教學，是絕對辦不到的。

結語

這次的見習和玩樂之旅已經大大的超越了我預期的精采，有些感覺是文字和言語無法表達的，如果你想要更了解我在醫院的情形和我沒有寫出來的紐約旅程，歡迎寄封e-mail給我，我會很樂意和你分享的。當然，希望看過這份報告的你可以感受到一些我的喜悅和收穫，也希望有一天你可以自己踏上這個旅程，找到另一段精采的故事。

